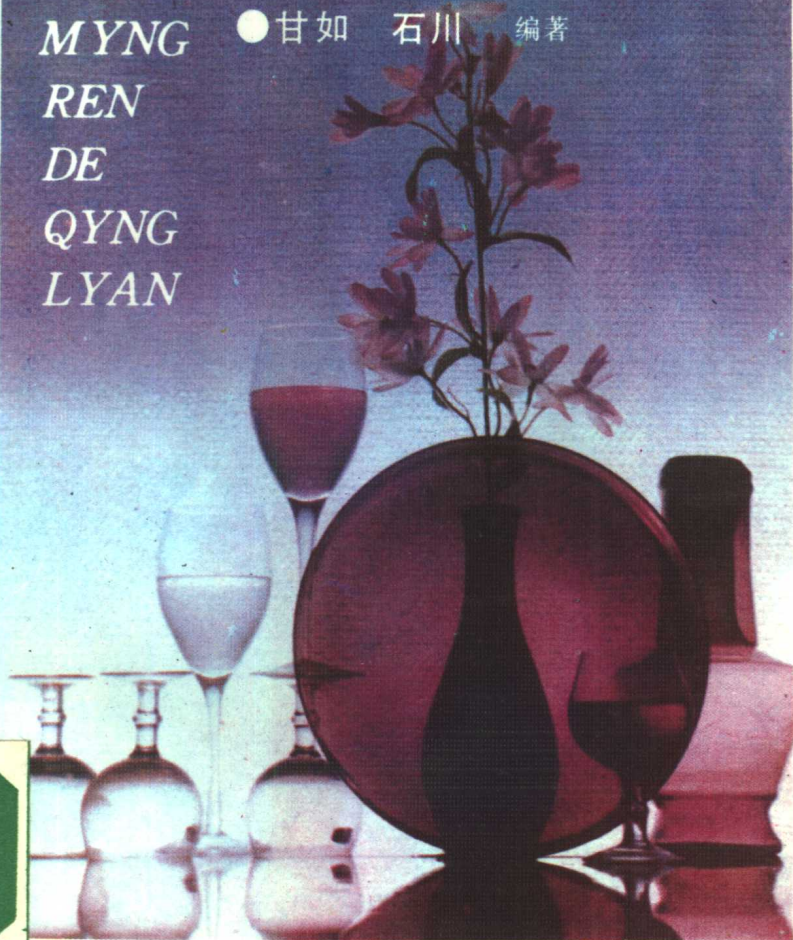


名人的情恋

MYNG
REN
DE
QYNG
LYAN

●甘如 石川 编著



华龄出版社

名人的情恋

甘如 石川 编著

华龄出版社
1990年·北京

名人的情恋

甘如 石川 编著

出版发行： 华龄出版社
(北京西黄城根北街11号)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平谷玉福印刷厂

787×1092毫米 32开 8印张 190千字

1990年6月北京第1版 1990年6月

第1次印刷

印 数： 1——9500册

ISBN 7—80082—048—3 / I · 20

定 价： 3.60元

爱的寻觅

(代序)

谁都知道，人间任何一位男子也不可能娶米洛的维纳斯为妻；任何一位女子也不肯把自己嫁给古希腊雕塑家拉克西特烈斯的赫尔墨斯雕像。可大千世界芸芸众生，又有哪个男子不善钟情、哪个少女不善怀春呢？一切为着理想与事业而奋力追求的人们，谁不渴望爱的慰藉、谁又能离开爱的陪伴？所以，人们才把自己心中那美妙的幻想放到现实中来，放到每一个活生生的人身上。于是，就有了这“人类的灵掌，万物的精华”，她象一首永远鸣奏着青春和生命的旋律，赋予生活更壮美的颜色。于是，就有了无数数不清的爱情诗歌、小说和神话传说脍炙人口；就有了无数数不清的爱情故事千古流传；也就有了我们奉献到读者面前的这本《名人的情恋》

.....

不揣冒昧，在爱情这个充满了神密色彩的伊甸园里，我们没有找到上帝创造的亚当和夏娃；更没有找到人间创造维纳斯与赫尔墨斯；但我们用一颗挚诚的爱心找到了并采写了一个个美丽而动人的爱情故事，不是传说，却胜似传说；不是神话，而胜似神话……。这并不单单是因为他们的名字也为世人所知，而是他们的情恋都闪烁着各不相同的耀眼光彩。在他们之中，有白头到老的恩爱夫妻，有历尽坎坷的患难伴侣，有一见钟情的红颜知己，有黄昏时节的白头之恋，有忠贞不渝的异国鸳鸯，有互助互补的长相之音。他们一双双、

一对对，爱得浪漫、爱得幸福、爱得真切、爱得火热、爱得让人陶醉……

可是，在我们之中，往往有些人孜孜以求，却感受不到爱的美妙与幸福；往往有些人，到处碰壁，却不知爱在何处；往往有些人，直至皓首之年，还不曾沐浴到爱的阳光。他们或是埋怨自己庸俗的家庭，或是厌恶于繁杂的尘世，或是埋怨自己孤独的命运；以至在无限的期冀与渴望中走完自己人生的路程。所有这些，都向人们提出了一个十分严肃而又十分重要的问题，那就是爱的寻觅与享受。

爱在哪里？又如何寻觅？让我说，爱，就在你的身边。不知道这样的比喻是否恰当：假如把生命比作一条大河，那么，爱情便是长河中一朵朵美丽的浪花；但长河绝不会因为欣赏浪花的美丽而停止奔流。假如把生活比作鲜花，那么，爱情便是那一滴滴花的蜜，但鲜花绝不会因为没有人采集那一滴滴花蜜而失去光彩。鲁迅先生有这样一句名言：人生的第一意义就是活着，人必须活着，爱才有所附丽。由此可见，只有会生活的人才会爱，只有为了某一种事业而发奋追求的时候，才会发现爱。“在新近出版的《周恩来传》中，写到过他旅欧初期的一段经历。那时，正值青春年少的周恩来曾有过一个比较接近的朋友，是个美丽的姑娘，对革命也很同情。……当周恩来真的要选终身伴侣时，却与比他小六岁的邓颖超结成了生死不渝的恩爱夫妻。”（见《周恩来与邓颖超》）那是“五·四”运动以后，周恩来远渡重洋，邓颖超则留在国内。“他们虽然远隔云山万重”，可他们在“五·四”运动中结下的情谊“却一天天靠近了”。——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共同的理想和追求终于把他们结合在一起了。又如《宋庆龄与孙中山》，年纪轻轻的宋庆龄为

了追求革命，而不顾家庭的反对，更不顾孙中山受到通缉，甘愿与比自己年龄大一倍的孙中山结为夫妇而矢志不渝……。更有《任弼时和他的童养媳》，既便是在他们还不懂得什么是爱的时候，父母便为其一锤定音，他们也照样寻觅到了爱的所在。此外，还有许许多多鲜为人知的爱情故事，无一不向人们昭示了爱情给予人生的无限附丽。反之，若是置人生、事业、工作于不顾，钻进爱的象牙塔，把爱当作人生唯一的目标去寻觅，不论男女，他（她）都将失去人生的价值，起码他（她）永远也不会找到爱的真正所在。

英国大作家莎士比亚曾在他的名著《罗米欧与朱丽叶》中写过这样一段话：“我的慷慨象海一样浩渺，我的爱也象海一样深沉；我给你的越多，我自己越是富有，因为这两者都是没有穷尽的。”换句话说，我以为付出的爱越多，得到的也就越多；付出的爱越少，得到的也就越少。此语真不愧为爱之净言，一个没有享受过真的爱的人，是绝对不会有此种体验的。

那么，享受与付出就成了爱的条件。这里所说的条件，绝不是交易的代号，也不是合股的别名。这里所说的条件，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达到的，就象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寻觅到真的爱一样。只有勇于奉献的人，才能得到爱的享受，自然，一个自私的人就谈不上这些了。在此，我的真诚奉劝年轻的朋友们，我们一旦拥有了爱情，享受永远是伴随着付出而得来的。一个人不要爱上了爱情，更不要爱上了爱的回忆，不论男女，你时刻都要注意，虽然说你是爱情关系的一半，但你却不是半个人。你不但要对自己的事业与追求负责，而且还要负责对方这些，且不可期待着对方给你一切。爱，可以使人克服孤独与忧闷的感觉，使两人合为一体；但爱同时也

承认自身的价值与尊严。两者是对立统一的一对矛盾，失去一方的同时必然会失去另一方；得到一方的同时必然会得到另一方。只有是爱的给予者，才能是爱的接受者；假若是连给予的能力都没有，享受也就更无从谈起了。

有人说，爱就是一颗心撞击另一颗心。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这样，不过在这里，我不敢苟同，或许是她太神奇了，或许是太难于描绘了。在爱的路上，我却觉得，男女双方只有在两颗心的相互碰撞之时，才能使人生迸发出强烈的火花，才能使生命的每一个器官发挥出双倍的能量，才能激发人们的创造力，才能在爱的享受的同时使爱得到进一步升华。

不是吗？乔冠华与龚澎就是这样超凡的一对。他们“两个天才，凑成一个奇才”，把他们“超群的学识贡献给抗日战争，贡献给新中国的外交事业……”（见《天造地设恰一双的乔冠华与龚澎》）。还有被毛泽东说成是“开明君主”的张闻天和他的“娘娘”刘英，经过了甘苦与共的战斗生活，才换来了窑洞里新婚的甜蜜与幸福的笑声……。四十年夫妻，直至暮年还相爱如初。那时，他们白天黑夜被批斗。一天早上，在食堂里，“刘英面对稀粥，不能下咽。闻天悄悄告诉她：

‘快喝点，不然挨斗时顶不住’……”。批斗过后，张闻天“看到刘英神色泰然，他放心了：‘你顶住了，太好了，挨斗的时候我老是想着你，但又不能看到你，真怕你吃不消啊！’”这又是一种怎样的夫妻情怀呀！（见《“开明君主”和他的“娘娘”》）更有少夫大妻的丁玲与陈明、花甲续弦的凌子风，生命可分老幼，爱情却不分四季，如果说年轻人的爱情热烈而光灿；那么，《爱在黄昏》的夫妻就更加充满了缕缕柔情。不仅仅是为了凌子风忘记带两片感冒药，年近五十的韩兰芳才气喘吁吁地跑下楼去；为了一部《春桃》、一部《马铁腿外传》，

夫妻俩每每挑灯夜战又是多少个通宵……。此中的甘甜，谁又能体会得到呢？

理论，毕竟是灰色的，更何况以上这些笼统的说教。既便是我再认真地写来，也代替不了人们各自的感受。人生需要体验，爱情需要体验。在把这本集子奉献到读者面前的时候，我衷心地希望每一位读者、爱者在这一双双、一对对真实的情爱里，去体验自己的人生，寻觅爱的芳香吧！

朱天红

一九九〇年五月

目 录

序：爱的寻觅·····	朱天红（1）
周恩来与邓颖超·····	肖岸 天红（1）
宋庆龄与孙中山·····	（18）
秋之白华礼赞·····	昌 旻（23）
任弼时和他的童养媳·····	丁洪章（32）
陈毅元帅和张茜的爱情·····	韩耀旗（39）
“开明君主”和他的“娘娘”·····	丁洪章（64）
许广平的爱情生活·····	陈漱渝（72）
叶挺与李秀文的生死恋·····	蒋兆祥（79）
毛泽民与钱希均·····	朱天红（83）
吴晗与袁震·····	王宏志（95）
天造地设恰一双的乔冠华与龚澎·····	乔开文（101）
将军的情思·····	郅 列（105）
末代皇帝的恋爱故事·····	胡西融（108）
中国王爷和日本小姐·····	戴明久（113）
聚也匆匆 散也匆匆·····	王 迪（118）
苏步青先生和他的妻子·····	田南帆（124）
丁玲和陈明·····	郝 欣（129）
李玉茹和曹禺·····	杨 梢 任之初（134）
高士其奇人奇妻·····	何建明 许国泰（145）
沈从文的“马拉松”恋·····	凌 宇（153）
峻青和于康患难中的真情·····	陈毅贤（158）

柯云路夫妇.....	(164)
著名画家刘海粟的爱情故事.....	(170)
诗人公木的情与恋.....	敦 源 (178)
爱在黄昏.....	杨 力 (189)
谢晋和他的妻子.....	曾 林 (201)
端木蕻良的私家事.....	吴绪彬 (205)
刘绍棠之妻轶事.....	张宝瑞 王岳龙 (212)
常香玉和她的如意郎君.....	谢中天 (218)
马季和于波.....	郭金荣 (222)
乒坛王子的“彩球”.....	梁庆法 渭 滨 (226)
足球明星的爱情射门.....	孙晶岩 (232)
刘秉义的罗曼小史.....	甄 城 (240)

周恩来与邓颖超

肖岸 天红

在新近出版的《周恩来传》中，写到过周恩来旅欧初期的一段经历。那时，正直青春年少的周恩来曾有过一个比较接近的朋友，是个美丽的姑娘，对革命也很同情。可后来怎样？书中没说。当周恩来真的要选择终身伴侣时，却与比他小六岁的邓颖超结成了生死不渝的恩爱夫妻……。这，大概要从天津说起了……

“伍豪”与“逸豪”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震撼了北京，也震撼了天津。当时在天津的一种名叫《觉悟》的杂志上，出现过用“伍豪”和“逸豪”两个名字写的文章，“伍豪”和“逸豪”是谁？细心的读者一定知道，他们就是今天的周恩来和邓颖超。“伍豪”和“逸豪”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恐怕就鲜为人知了。

以时间为序，还是先说“逸豪”邓颖超吧。邓颖超祖籍河南信阳。其母杨振德虽是一个仕宦家庭的千金小姐，可十四岁时，由于父母的早逝，便孤寂地走上了无依无靠的社会。她二十五岁时嫁给了死了妻子，还有三个儿子的广西武官邓庭忠，作了镇台夫人，一九〇四年生下邓颖超。不想，女儿的出生便惹来父母间一场激烈的争吵，以至杨振德拿起菜刀危逼丈夫：“你要是把女儿送人，就先杀掉我！”在那男尊女卑的社会里，母亲豁出性命保护了自己的独生女儿，她把女儿看作掌上的明珠、生命的瑰宝，取名邓玉爱，学名文淑。哪

知邓家生活屡遭不幸，不到六年时间，邓庭忠因与上司关系不好，自由离职，却被人告发欺骗朝廷，判处流放新疆。充军三年将要期满之时，又暴病而死。从此，母女二人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她们辗转广州、上海，挂牌行医。宁可变卖衣物，不向邪恶低头，一九一三年母亲带着不满七岁的文淑来到天津，在一家河南老乡开办的育婴堂里作医生，以维持生计。可是，不久便失业了。后来，邓母经人介绍到北京南横街一所专收穷人孩子的平民学校任教。这里没有工资，只提供食宿，但这里实行男女平等，充满了革新的空气。该校由社会党人陈翼龙创办，教职员们大都是同盟会会员或社会党党员，他们经常在这里谈论社会主义问题。母女二人来到这里，几乎每天都接受着新思想的冲击，刚上三年级的文淑时常听到母亲对时局的评述和对大同世界的描绘，在她幼小的心灵里深深埋下了一颗寻自由求解放的种子……

不料，刚过半年，陈翼龙遭到袁世凯杀害，平民学校随之被反动当局查封。母亲为了让女儿能继续求学，二次来到天津，同时担任着四个家庭的家庭教师。当时为了让女儿报考女子师范，竟给文淑虚报了两岁。“五四”运动爆发之时，邓文淑已经是一个十五岁的大姑娘了，别看她年纪轻轻，相貌常常，却是天津学运中的一位知名人士。她身为“天津女届爱国同志会”讲演队队长，改名邓颖超。她活泼热情，坚韧不拔，走上街头慷慨陈词，生动地痛斥反动当局，使许多人感动得流下热泪……

就在此时，二十一岁的周恩来结束了在日本十九个月的留学生活回国了。他从东北回到天津，使天津学生联合会的领导人喜出望外，他们决定出版一份宣传新思想、新潮流的报纸，正在为没找到一位理想的主编犯愁。于是，周恩来欣

然地担起了这个主编的担子，急不可待地投入到火热的斗争中去了。七月二十一日，《天津学生联合会报》正式创刊，《革心！革新！》——周恩来以此为题写的发刊词，如千人一呼，名声大振，没过多久，该报发行量就达两万多份！值得一提的是，与此同时，还有女界爱国同志会的《醒世周刊》“更为敢言”。

就在此时，周恩来结识了邓颖超，或者说邓颖超发现了周恩来。总之，随着学生运动的空前高涨，男女界限被一步步冲破了，经周恩来等人倡议，从女界爱国同志会和学生联合会中选出一些骨干分子，组成一个比学联等更严密的团体——觉悟社。这个从事科学和新思潮研究的觉悟社，一时成了“天津的小明星”。邓颖超便是社中最年轻的小妹妹，大家都亲热地叫她“小超”。后来成了周恩来对她的爱称。但在当时，或许十五岁的姑娘还羞于谈爱，或许周恩来的事情实在太忙太多，但他们毕竟是志趣相投的战友。在觉悟社里，他们编了五十个号码，发表文章时用号码代替姓名，成员们抓阄儿决定自己的号码。周恩来抓到的是五号，邓颖超抓到的是一号。他们根据自己号码的谐音，分别取了自己的笔名，这便是“伍豪”和“逸豪”两个名字的由来。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伍豪”和“逸豪”的笔下，都一样奔涌着青春的热血。在“伍豪”和“逸豪”的胸中都一样跳动着充满激情的心……。只是，他们都把各自的感情，深深地埋藏在心底……

鸿雁传情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七日，一艘万吨级法国邮船波尔多号从上海起航，前往欧洲。在这艘邮船最底层的统舱里，住着周恩来等华法教育学会组织的第十五批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走出国门，他们更深深地感到一种中华民族处处遭人歧视的

愤慨。一万六千公里的航程，历时三十六天。二十二岁的周恩来却总是久久地站在船头的甲板上，思索着如何寻求医治中国痼疾的良方，心情不能平静……

此时留在国内的觉悟社社友已开始走向社会、走向民间。邓颖超则来到北京师大附小当了小学教员。

他们虽然远隔云山万重，两人却凭着鸿雁传书，交流着思想，传递着感情，彼此从未间断过联系。那时间，周恩来在法国常常把“旅欧中国少年党”的刊物《少年》、《赤光》寄给邓颖超及国内社友，那一篇篇论述国内政治经济的精彩文章总使邓颖超爱不释手，让社友们茅塞顿开。邓颖超也总把她们在国内组织“女权运动同盟”、创办《女星》旬刊、《妇女日报》的消息，写信告诉周恩来，热情的讨论就象还是在天津一样。

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的思想、感情一天天靠近了，书信往还也就更加频繁，内容更加亲密。渐渐地，在周恩来寄给国内社友的法国画片和明信片中，单单寄给“小超”的就有一相本了。大约在两年后的一天，周恩来的一支爱神之箭，终于射向了祖国比自己小六岁的“小超”——那封情真意切的求爱信突然来到了邓颖超的面前，她只觉得心儿一阵阵狂跳，脸儿一阵阵微红，发热。此时此刻，她感到突然吗？她说不清；那么是当然吗？也不尽如此。十八岁的姑娘，真的要“私订”终身了吗？没有。

邓颖超找母亲商量，母亲却说等周恩来回国以后再定，并无干涉和反对之意。可是，由于周恩来不断地来信催问，面对着一封封火热的书信，邓颖超终于按着自己的心愿作了主张。对此，母亲会怎样呢？早在父亲在世时，母亲就不同意父亲让女儿遵守缠足的规矩，她反对旧的婚姻制度，主张

婚姻自主。她说：“我就是不要我的女儿缠足，不要我的女儿嫁给守旧的人物。”当她知道自己的女儿真的自作主张订下了终身之时，她默许了，她没有言语。一方面，她不愿女儿再受老一辈婚姻不自由的痛苦；另一方面，她相信女儿和恩来在并肩奋斗中建立起来的深情厚爱，能够经得起时代风云的考验……。

新婚离难

一九二四年七月，周恩来已在法国渡过了他从二十二岁到二十六岁将近四年的旅欧生活。这时，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了，由于在国共合作下以广东为根据地的国内革命运动发展很快，该届执委会准备选送一批干部回国。当时，大多数选送回国的干部都要先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一段时间，然后再回国参加斗争，这样，聂荣臻、李富春、邓小平等就一齐去了苏联。可是由于国内斗争的迫切需要，七月下旬的一天，周恩来和刘伯坚等一行四人从法国坐船直接回国了。

将近四年的旅欧生活结束了，四年，时间并不久远，可是这四年的时间，已把周恩来从一个追求真理的青年学生变成了一个对马克思主义有相当研究的共产党人。当他踏上归途的时候，心中总在不住地念叨：分别四载，我们的祖国怎样了，我的小超怎样了……。一种殷切的思念之情不禁油然而生。

此时，周恩来心中的小超除了在天津教书外，已经是中共天津地委妇女部的部长了，当她知道远在欧洲的恩来要回国时，心里是多么高兴呀！一别四年，彼此之间是多么盼望着再度相聚！可是，他们却没有一次互诉衷情的机会，等着周恩来的是大革命的洪流，是他从未担负过的党内外工作那

无比繁忙艰巨的重担。

九月初，周恩来到达广州。十月间他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兼宣传部长，十一月又接任了黄埔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一种从未有过的忙碌使周恩来把儿女私事统统地放到了一边。几个月过去，他瘦了，一张英俊的脸上分明地显出了棱角；可他那一双不知疲倦的眼睛却总是那么炯炯有神，他思考事物周密，处理问题敏捷，经他操办之事，一件件无不水到渠成。这位二十六岁的政治部主任，一经上任就立刻显露出他那引人注目的才华……

直到一九二五年初，在周恩来与邓颖超这对异地相思的恋人之间，才出现了一位热心的“红娘”。那是中共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后的一天，在邓颖超任教的学校里突然来了一位陌生人找她。邓颖超哪里知道来人就是刚刚出席完“四大”回京的北京区委委员高君宇。他为什么在天津下车来找邓颖超呢？当高君宇把恩来的书信递给邓颖超时，她的眼睛突然湿润了，原来是恩来在“四大”会后特意委托高君宇来天津看自己的。二人由此相识，欢谈甚深，一直互通了各人的恋爱情报。于是，在天津临时下车的高君宇主动当起了小超与恩来之间的“红娘”，这对恋人的秘密，开始在同志间公开了……

或许就是因为这段小小的插曲，拉紧了周恩来与邓颖超之间那爱的纽带。这年八月金秋，邓颖超奉命调往广州，担任广东区委委员兼妇女部部长。就要见到她盼望已久的恩来了。邓颖超的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激动，这激动的原因，不仅仅是就要见到她日夜思念的人儿，尽管他们之间联系密切，但他们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从不把自己入党的事告诉对方，此时，二人才欣喜地知道双方都已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了！

邓颖超八月八日抵达广州，可当她走上码头，在众多的人群中左寻右找、左顾右盼，就是见不着周恩来的影子，她只好按照通讯地址，匆匆寻那里而去。那时，周恩来的工作十分忙碌，广东区委正全力领导省港工人大罢工，他经常一早就从广州的天字码头乘船到黄埔军校，晚上才能赶回广州，还要参加区委会议，或向干部讲课，或作报告。这天，他无论如何也分不出身来去接小超，便委托秘书陈赓拿了一张邓颖超的照片去码头接她，并要陈赓向邓颖超道歉，自己没能亲自前来迎接。

陈赓虽然十分机灵，可他来到码头就找花了眼，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间，凭着一张照片找人谈何容易？简直就象大海里捞针一样，最后还是没有找到邓颖超，陈赓只得悻悻地回去向周恩来汇报。

入夜，当周恩来忙完了一切工作回到自己的住所时，五年不曾相见的小超一下出现在了他的眼前，两人无不喜出望外，两双眼睛射出了一样兴奋的目光……

就这样，找上门去的邓颖超甜甜蜜蜜地成了周恩来的新娘……。在那间极为普通的房子里，他们开始了患难与共的新的历程。

……

然而，就是这样一对恩爱夫妻的生活并不甜蜜。

他们婚后一年多，周恩来接到调令，马上要到上海接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的工作，实际上是因为“中央组织部尚无专人切实负责工作”，而要周恩来负责整个党的组织工作。这时的邓颖超已有几个月的身孕了，要做母亲的人，这时是怎样地需要丈夫的温暖呀！但是因为秘密工作的关系，邓颖超只能留在广州，以至他们夫妻间，连个音讯也不能通。